昆明学院学报　2020，42（2）：87～94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明代文学研究】

论李蓘《元艺圃集》宗唐复古的选诗倾向

周　荣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李蓘是明代中后期中州著名诗人，《元艺圃集》是其编纂的元诗选本。李蓘论诗，未出七子门户，其在师从交游、创作实践、文学活动、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均体现出宗唐复古的诗学观念。《元艺圃集》在选诗体裁、风格、内容、入选诗人等方面颇具特色，虽流露出编选者的个人旨趣和审美追求，但在整体上隐含着宗唐复古的选诗倾向。

关键词：李蓘；元艺圃集；宗唐复古；选诗倾向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0）02－0087－08
DOI：10.14091/j.cnki.kmxyxb.2020.02.013

The Inclination of Selection of Restoring Poetry Creation in *Poetry Anthology by Li Gun*

ZHOU Ro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China　430072）

Abstract：Li Gun was a famous poet from Henan province，which was named Zhongzhou in the ancient times，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and the poems in his poetry anthology are the ones from the Yuan Dynasty. His poetic theory are mainly from the Seven Scholars，and many aspects show the poetic views of restoring poetry cre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such as interaction，creation，literary pract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The anthology is characteristic of poetic styles，main ideas and poets and is generally restoring the poetry cre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though it is full of Li Gun's personal aesthetics.

Key words：Li Gun；Poetry Anthology by Li Gun；restoring the poetry cre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the inclination of poetry selection

李蓘（1531—1609年），字子田（一说于田），别号少庄，晚年自号黄谷山人，南阳内乡县顺阳人。嘉靖癸丑（1553年）进士，入补翰林院，历任陕西阳城县承，大名府节推，池州府、江陵佐郡，南京邢曹、礼曹等。中年弃官归田，隐于山水，著作有诗文集、文艺杂著、诗选本数种，明人陈文烛将他与孙应鳌并称为当时“双璧”[1]。李蓘编《宋元明艺圃集》以选三代之诗，成书于万历十年（1582年）的元诗选本《元艺圃集》颇具特色，其特殊之处不仅体现在选诗体裁、选诗内容、入选诗人等表层特征上，更体现在其主导的选诗理念上，后者反映出该选本独特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内涵。对元诗的编纂整理，不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明人均不及清人，明初的元诗选本主要有孙原理《元音》、许中丽《光岳英华》、偶桓《乾坤清气集》等，明季有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元诗卷》等，产生于明中后期的《元艺圃集》正好处于承上启下的阶段，代表李蓘对受时人冷落的元诗之重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学批评和文学审美价值。

一、李蓘诗学观念探赜

明代复古运动轰轰烈烈，给文坛留下深刻且持久的影响。复古派旨在复兴正统文学中的汉唐气象，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史载“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

收稿日期：2020－01－19
作者简介：周荣（1995—），男，湖北秭归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一变。”[2]李蓑亦深受时代风气影响，前、后七子复古运动贯穿着李蓑一生，他服膺于中州复古大家李梦阳、何景明。李蓑对复古派的追随，前人已有定论，李若讷在《翰林宪副李黄谷先生墓碑》中称李蓑于诗“时爱空同”[3]。四库馆臣指出李蓑诗歌“源出何景明”[4]1750，言其文章“沿历城、太仓之派，未能自辟门庭。”[4]1600田深甫，正德丙子举人，李蓑与他交情深厚，曾为其撰写诗序并刊刻诗集，二人诗学主张有一致之处，田氏“游于李空同之门”[5]，可知李蓑与李梦阳也当有“神交之谊”。陈耀文为李蓑另一挚友，耀文字晦伯，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进士，李蓑曾为其《正杨》等书作序，陈氏“博雅操词，好古兴叹”[6]2，李蓑认为其编选的词总集《花草粹编》足可让“好古之士得而学焉”[6]2，在该书《叙》中李蓑阐明其文学发展观：“常见古人之执一艺，效一术者，其创始之人殚其聪明智虑，而艺术所就，精美莫逾，遂称作者之圣。……又久则法遂蔑，不可迨矣。此不独为艺术者有然，而至为文、为字、为辞赋、为诗与曲靡不尔尔。兹岂非风会之流，而忘于复古者之一大慨耶?”[6]2李蓑认为各类文学体裁均是今不如古，其创始为“精美莫逾”，往后则“淫巧变态”“烂恶相尚”，以致不遵法度，古法毫末不存。由此可知，要想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尊古复古成为李蓑的必然选择。

李蓑师出李梦阳、何景明，多与有复古主张的文人交游，多次撰写并发表有关宗唐复古思想的文学理论，他晚年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仪唐集》，并自序云：“仪者何也，其诗之若唐者也。本朝诗本宗唐，而迄今未有唐者，黄谷生亦何比数，而顾有若跂于唐者。何也? 程正叔以《易》自命，而蜀之隐人乃知《易》；苏长公一生禅理，犹云门外汉而乞食歌妓院者。顾得其解，其是义耶? 生殆有以自信矣。所谓臣于诸公有一日之长者耶? 是故自选其所作也。老氏谓知我者希，仲尼慨莫我知也，圣谟可尊，亦将谓何? 竣之后世焉尔矣。”[3]此序表明李蓑虽对明人宗唐成就有所不满，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坚守，只求后世知音能理解此中苦心。李蓑亦多次在诗中直抒对唐人、唐诗的尊奉，如《读唐诗有感两首》其一云：“达摩西来教外传，诗家禅思亦如然。纷纷调臂词场去，尚隔唐人路几千。”① 《偶歌》诗云：“山人有道人不知，作诗要作唐人诗。”

李蓑宗唐的诗学观念指导着其创作实践。其诗集虽有散佚，但存者亦不少，《六李集》中有《李太史诗集》六卷，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刻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李子田诗集》四卷《一悦园稿》一卷，明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李子田诗集》两卷，民国十二年（1923 年）张嘉谋整理刊刻，收入《三怡堂丛书》，现存河南大学图书馆。翻检李蓑诗集可以发现，其作品整体上清新自然，重情写景，绝句颇有唐诗风味。李若讷认为他“于诗神解王孟”[3]，此言得之。《李子田诗集》中山水田园诗占大部分，风格恬淡闲适，有隐逸之风和田园情调，部分诗句有王孟痕迹，如“禾黍离离迷远近，水田漠漠尽微茫”（《雨后同族叔登东台随过主簿山庄兼有所怀》），“立马树荫合，随人溪水斜”（《勤上人院》），“緤马坐盘石，斜阳照树间”（《宿石鼓关》）等。舒曰敬则认为李蓑诗作神似杜甫：“今读杏山先生诗、太史诗，似读少陵诗，非似其肤也，似其神。……太史功力甚深，可以领袖馆阁，鼓吹风骚，而不得终为词臣，夫非以工部之才阨供奉之遇耶?”[7]由此可知，李蓑写诗遍学唐人，尤其对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人的效法最为明显。

内乡李氏历代英彦，诗人迭出，为中州官宦之家和文学世家。家庭环境为李蓑的文学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使他得以博览群书，学比杨慎，《河南通志》载:“蓑好学，家多藏书。”[8]《静志居诗话》云：“于田博洽，中州人以拟杨用修。”[9]363在李蓑的阅读兴趣中，他尤其关注元明唐诗总集，如其《黄谷謦谈》卷二云：“《唐诗品汇》刘长卿《幽琴咏上礼部李侍郎》云：‘月色满轩白，琴声宜夜阑。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向君投此曲，所贵知音难。’《唐音》独取中四句为一绝，题云《听弹琴》，果士弘截之耶? 今诸选多从《唐音》作绝，

①本文所引李蓑诗均来自李蓑著，张嘉谋整理:《李子田诗集》，民国十二年（1923 年）刻本，河南大学图书馆藏。以下不再赘述。

作绝较胜耳。”[10]233能对一首唐诗在多个选本中进行详细比较，他对于《唐诗品汇》《唐音》等书的熟悉程度可见一斑。除阅读、研究唐诗总集外，李蓘还通过选编、刊刻诗选来倡言宗唐理念。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他与姚汝循重刊《唐音》，并对该书进行校补。隆庆元年（1567 年），李蓘纂成二十二卷宋诗选本《宋艺圃集》，嗣后，他又于万历五年（1577 年）增订三卷，其后记云：“昔人选诗，取于欲离欲近，故余于是编亦旁斯义。离者离远于宋，近者近附于唐。执斯二义，以向是编，则庶几无谪于宋哉！”[11]李蓘在此透露出其“远宋近唐”的选诗宗旨，正如清人吴之振指出：“李蓘选宋诗，取其离远于宋而近附乎唐者。”[12]李蓘虽未直接编选唐诗，但《宋艺圃集》所暗含以唐诗为标准的审美观念和诗学范式，即为他选诗的深层意图。

李蓘虽没有系统的文艺理著作流传，但他很多诗学观点散见于学术笔记之中。《黄谷謙谈》系李蓘学术杂著，全书四卷，今存民国十八年（1929 年）陶然斋刻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该书杂论孔孟老庄，兼采文学、异闻、考证等内容，《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云：“其书杂缀琐闻，间有考证。而立论多与朱子为难，偏驳不少。”[4]1098书中多有李蓘关于文学的论述和研究，其中不乏创见，如他不满于诸书关于双声叠韵的解释，遂引用梁桥《冰川诗式》的说法，认为“斯说差易解矣”[10]211；又如关于诸诗中“云根”一词的解释，他遍引杜甫、贾岛和钱起的诗，认为解释成“云之根”为妥，若解为“石”，则“与本联意叠且句不隽迈也。”[10]230《黄谷謙谈》中关于唐诗，特别是杜诗的论述最多。如他对杜诗中“清狂”一词的理解：“杜诗‘惟君最爱清狂客’，然‘清狂’古非佳语。……夫诗人之喜用‘狂’字者，亦一时兴情所寄耳。”[10]261又如他指出杜诗是“奇”与“稳”的完美结合：“杜诗‘平生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诗尚奇也；又曰‘赋诗新句稳，不免自长吟’，是诗尚稳也。奇而稳，稳而奇，循兹二法，可登骚坛。”[10]229再如他通过钩沉文献指出虞注杜诗的种种遗漏谬误：“杜诗‘百年粗粝腐儒餐’，‘粗粝’字出《后汉书·侯湛传》注引《九章算术》云……而虞注失引……”[10]247凡此种种，均展示着李蓘对唐诗的关注与着力，可借此窥测他的学术旨趣和知识结构。

以上诸多方面，均指明李蓘复古活动家的身份。他虽然未直接参与七子派的文学活动，但在李梦阳与何景明去世后，他引领中原地区的作家，以实际行动承担起宗唐复古的历史重任，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州诗坛复古领袖。

二、《元艺圃集》选诗概况

明清以来的公私书目对《元艺圃集》关注甚少，大多不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宋艺圃集》和《明艺圃集》，唯独缺少《元艺圃集》，只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宋艺圃集》时提及“蓘别有《元艺圃集》。”[13]今见《元艺圃集》仅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该本四卷，前有万历十年（1582 年）壬午五月序，《提要》云收诗人 109 家诗作 625 首，而实收诗人 117 家诗作 645 首。四卷本《元艺圃集》流传较广，阮元曾有收藏：“《元艺圃集》四卷，明李蓘选，刻本。”[14]除四卷本外，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元艺圃集》六卷，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载：“《元艺圃集》，六卷，明顺阳李蓘编选。明万历十年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单栏。前有万历十年壬午五月李蓘自序，八月再序。次目录，通一百十八人。钤有野艇、郄翁二印。余藏。”[15]与四库本相比，六卷本不仅在卷数和诗人数量上有异，还多出八月之序。由此推测，李蓘可能在八月增补了诗人诗作，并再撰序文。本文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对象展开研究。①

从选诗体裁来看，《元艺圃集》各体兼备，但多近体诗、七言诗，七绝和七律尤多。全书共收五绝 8 首、七绝 179 首、五律 54 首、七律 171 首、五古 79 首、七古 110 首、六言 2 首、杂言 32 首、排律 10 首。以上诸体在李蓘诗集中均能找到，连小众化的六言诗他也有创作尝试，可见他对各种诗

①本文所引用、统计《元艺圃集》中诗人、诗句等内容均来自此版本：李蓘著：《元艺圃集》，见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321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以下不再赘述。

体具有包容性。七绝入选最多，占诗集总量近 30%，这种体裁短小可喜，颇能吟咏性情，李蓑本身对七绝甚为喜爱，其绝句创作较为出色，朱彝尊认为他的诗中“绝句颇强人意”[9]363。七律入选数量与七绝大致相埒，这与时人对该体的推崇无不相关：“宋、元以来流行的选本如周弼的《三体唐诗》（专选五七律及七绝）、题作元遗山选的《唐诗鼓吹》（专选七律）、方回的《瀛奎律髓》（专选五七律）等，都包括七律在内，可知当时的读者作者都很重视这种体裁。”[16] 明代诗家往往沿袭这种选诗风气，对七律颇为偏爱。

从所选诗人来看，《元艺圃集》收录诗人虽不多，但身份复杂，且不拘时代。顾嗣立《元诗选》录诗人 340 家，《元诗选·癸集》录 2 300 余家，康熙年间《御定四朝诗》录 1 197 家，《元艺圃集》仅录百余家，其中 48% 的诗人只入选 1 首诗歌，可见李蓑在尽可能多的收录诗人，但其总量还远远不能概括有元一代诗坛风貌。元代是异族入主中原，传统的华夷畛域之见淡然，少数民族诗人和宗教徒诗人齐聚文坛，《元艺圃集》收录少数民族诗人有贯云石、余阙、泰不华、丁鹤年等，宗教徒诗人有萨都拉、马祖常、僧西斋、僧圆至等，其中萨都拉和马祖常还是入选数量前 5 的诗人，这种收录特点能够体现元代诗坛的独特面貌。李蓑颇好佛老，与僧人道士交往甚密，其诗集中多有访谒寺庙道观之作，《元艺圃集》中收录诗僧较多，释来复甚至入选 22 首诗，高居第 7 位。至于所收诗人的时代归属，只要是在元代生活过的诗人，李蓑一律收入，编排不拘先后，这种做法招致后人诟病，四库馆臣认为将宋人刘辰翁，金人王庭筠、高克恭、元好问，明人僧来复，一律载入，显得“颇失断限”；认为元末倪瓒等人与元初戴表元等人编排顺序的颠倒，显得“颇无伦序”。[4]1718 此外，元好问是《元艺圃集》收录作品最多的诗人，多达 90 余首，这不仅与他巨大的文学成就和历史影响有关，也体现出编选者的个体倾向，元好问曾做过内乡县令，期间留下不少诗作，李蓑作为内乡后学，对元氏此时期作品选录多达 20 余首，如《刘光甫内乡新居》《邓州城楼》等。

至于选诗的艺术风格倾向，《元艺圃集》中大多数作品语言浅近自然，流丽清新，意境悠远，含蓄蕴藉，重视情感与神韵。以入选数量高达 180 余首的绝句观之，这些诗短小清新，富有灵性，自然洒脱，不刻意说理，代表着选本整体的艺术风格。举例来看，所选周驰《怀郭安道》：“江南江北路茫茫，明月高楼各异乡。旅雁叫云天似水，故人今夜泊潇湘。”王景初《南湖道中》：“漠漠烟中小艇回，芙蓉花外有轩台。平湖一日三千倾，直到人家竹坞边。”巴延子中《春日》：“几片残红落客衣，小溪流水鳜鱼肥。画桥尽日无人过，杨柳青青燕子飞。”唐温如《过洞庭》：“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虞集《青山白云图》：“独向山中访隐君，行穷千涧水沄沄。仙家更在空青外，只许人间礼白云。”这种选诗风格的整体呈现，与元诗“纤弱”“浅近”的自身特点有关；同时也体现了李蓑的审美趣味：其个人诗作能够做到情景交融，语言浅白流畅，集中多清新浅近之作，少深刻有力之篇，正如前人所评：“诗亦少深思”[9]363，“颇乏深警之思”[4]1750。

在选诗内容方面，《元艺圃集》丰富多样，但又有所偏重。通过对选诗在 10 首以上的 15 位诗人进行量化统计可知，交游酬唱诗选有 122 首、山水田园诗 74 首、题画诗 52 首、咏史怀古诗 30 首，这四种题材在整个总集中也占比最多。这种题材取向，一方面反映出元诗自身的面貌，极具时代特色：元代城市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上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人地位的下降，元人更加世俗和务实，各种应酬变得繁多，导致交游酬唱诗异常发达；元代疆域空前扩大，文人旅行游览增多，同时许多文人无法在政治上一展抱负，便归于山林，隐风大炽，“尊陶”之风兴起，山水田园诗尤其是隐逸诗大量出现；元代许多汉族文人或隐或显地怀有遗民情怀，往往通过咏史怀古诗寄托故国之思和对民族英雄的歌颂，如赵孟頫《过岳王墓》、潘纯《岳王墓》、元好问《怀文山丞相》等；元代诗人大多兼擅书画，题画诗作为多种艺术融合的典型，随着文人画创作的高涨在元代走向兴盛，顾嗣立《元诗选》收录题画诗 2 000 余首，所选诗人中有题画诗者达三分之二。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编选者自身偏好，在诸题材中，李蓑对山水田园诗尤其喜爱。李蓑家境优渥，年少中第，但他厌倦宦

游，恒有避世隐居思想，中年便致仕归山，其诗有云："我志在丘壑，归来得所私"（《请告后至家志喜》），"到处逢人趣不同，四十休官犹恨晚"（《偶歌》）。他酷爱山水田园，高元朗《李太史诗集小引》云："先生自四十致仕以来，放浪于山巅水涯之际，凡野寺荒菴与夫一丘一壑堪玩者，辄题咏其处，或即刻于其石。"[3] 其诗集中游山戏水、田园悠游之作占据绝大部分，表现出闲适自由的隐逸情怀，故李蓘对倪瓒、黄溍、宋无这些隐逸诗人（或者有隐逸倾向的诗人）十分偏爱。李蓘诗作乐山恋水，大多立意偏狭，格调不高，多吟咏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元代虽并不缺乏书写现实的诗作，元好问有记录战乱的"纪乱诗"，马祖常有反映现实民瘼的诗歌，王冕有深刻揭露社会现实的诗作，然而《元艺圃集》对此类诗的收录微乎其微，这与李蓘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颇有关联。

如四库馆臣所论，《元艺圃集》选诗虽在技术层面有不足之处，但在诸多方面不乏价值。首先，明代复古派提出"不读唐以后书"，将宋元诗束之高阁，在这种情况下，李蓘编选元诗，显得颇有胆识；其次，李蓘选诗甚有眼光，顾嗣立曾云："元诗之兴，始自遗山。中统、至元而后，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则松雪为之倡。延祐、天历间，文章鼎盛，希踪大家，则虞、杨、范、揭为之最。至正改元，人才辈出，标新领异，则廉夫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17]1975－1976 李蓘所选名家名作大致体现了元诗这一发展脉络；最后，《元艺圃集》对于元诗的文献保存具有重要意义，为后人进一步编选元诗总集提供重要参考。

三、《元艺圃集》选诗理念

李蓘曾多次表达对明人宗唐复古成效的不满，其诗云："直上青天不问津，唐家诗思妙如神。圣朝文士知多少，得到玄关未有人。"作为七子派的羽翼，他自然会为这一文学理想有所实践。元代诗人众多，但《元艺圃集》体量不大，"以云备一代之诗，诚为不足"[4]1718，可见其编选的主要目的并非为存一代文献，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意图：即编选者借选本阐发和宣扬其宗唐复古的诗学观念。四库馆臣早有此论，他们认为李蓘选诗并非随意杂收，而是依据某种选诗理念进行取舍，并多次强调其选诗之"精审"："所选《宋元艺圃集》，颇有别裁。"[4]1600 "故其去取之间，颇为不苟。……以云鉴别，则较之泛滥旁收，务盈卷帙者，精审多矣。"[4]1718 毫无疑问，《元艺圃集》所"去"的是宋诗，所"取"的是唐诗。李蓘经常以"情"与"理"为标准来评价唐宋两代之诗，如其《宋艺圃集·序》云："宋人惟理是求，而神髓索焉。"[18]599 认为求理的宋诗缺乏精神气韵。又如《因树屋书影》引李蓘之言云："杜诗持正侃侃，自为一体，而阴启宋人以理为诗之意，如张舍人遗之织成褥缎，本自好意，便言及奢侈生祸，引李鼎、来瑱为鉴，并其褥缎还之。此类情、事甚异，杜之所以为杜，而非所论于唐风也。"[19] 此处李蓘以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诗为例，认为杜甫开宋人"以理为诗"之先河，此类诗多用典事，好发议论，不能与重情的"唐风"相混。李蓘推崇主情的唐诗而贬抑主理的宋诗，处处以宋诗为殷鉴，最为典型的当系《元艺圃集·序》，其云：

> 余既选宋诗，已人有以元诗为问者，余应之曰："宋诗深刻而痼于理，元诗肤俚而邻于词，是二者其弊均也。而学人之辨于理也为尤难，诗有至理，而理不可为诗。而宋人之谓理也，固文字之辨也，笺解之流也，是非褒贬之义也，兹其于风雅也远矣。词固诗余也，虽肤俚犹有故也，达于此可与言诗矣。"因间抄元诗得六百二十五首，曰《元艺圃集》，以嗣宋后。恨地僻少书籍，无以尽括一代之所长，世有博雅君子，幸广其所未备也。[18]942

李蓘指出"宋诗深刻而痼于理，元诗肤俚而邻于词"，四库馆臣对此说法颇为赞赏，认为"深中两代作者之弊"[4]1718。李蓘还认为宋诗之"理"流于文字、笺解和是非褒贬之义，离风雅之"诗"远；元诗虽然肤俚若词，但词为诗余，富于情感而少理，离唐诗更近，因此"可与言诗"。李蓘的这一观点与李东阳所谓"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20]，实为同旨。可见，在李蓘的标准下，与唐诗同样强调"情"的元诗，地位当高于宋诗。该序透露出李蓘《元艺圃集》选诗的具体标准与倾向：近唐远宋，主情而非主理。

元诗的发展，可以延祐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这一发展分期也影响到《元艺圃集》的选诗

情况。对选诗量在 10 首以上的 15 位诗人分时期进行统计，详情见表 1。

表 1 《元艺圃集》选诗统计

选诗排名	诗人	选诗数	占比/%	时期
1	元好问	92	14.3	前期
2	刘因	53	8.2	前期
3	虞集	45	7.0	后期
4	萨都拉	35	5.4	后期
5	马祖常	30	4.7	后期
6	范梈	23	3.6	后期
7	释来复	22	3.4	后期
8	杨维桢	17	2.6	后期
9	黄清老	16	2.5	后期
10	赵孟頫	14	2.2	前期
10	揭傒斯	14	2.2	后期
12	陈孚	13	2.0	前期
12	郭奎	13	2.0	后期
14	张翥	11	1.7	后期
15	黄溍	10	1.6	后期

由表 1 可知，选诗量前 15 的诗人入选诗歌共计 408 首，占全集 63.3%；其中仅有 4 人归属前期，选诗共计 172 首；其余 11 人均属后期，选诗高达 236 首。由此可知，《元艺圃集》选元前期诗人诗歌都较少，区别性取舍的选诗意图较明显；而对后期诗人诗歌更倾向于大面积收录，所选数量均多于前期。《元艺圃集》对元前后期诗歌的收录差异与元诗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由于元前期诗坛尚未形成一致且广泛的宗唐风气，故入选少；而元后期宗唐得古的诗风进一步发展，最终达到鼎盛，故入选多。

具体考察《元艺圃集》对元代不同时期诗人的收录情况，则更具说服力。前期诗人中，较早进入蒙古政权的主要有耶律楚材和刘秉忠等，他们论诗承金而来，赓续苏、黄余韵，此二人在《元艺圃集》中无一入选。由金入元的北方诗人中，元好问、刘因等人入选较多。元好问位居《元艺圃集》选诗数量之首，这与他宗唐倾向密不可分。作为金元文坛的一代宗师，元好问论诗宗唐师古，创作无宋诗习气，纪昀称其诗："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末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流派生拗粗犷之失。"[4]1421元好问编选《唐诗鼓吹》，有宣扬唐诗写作范本的意图，其"丧乱诗"被誉为"一代诗史"，继承了杜诗传统，他在《论诗三十首》中多次表达对唐人的肯定："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21]526，"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21]530。刘因入选 53 首，他虽是理学家，但论诗近承元好问，远宗杜甫、李贺、韩愈等人，诗作体现出情趣与理趣的融合。他所入选的诗歌，已经脱去理学家的头巾气，所录《登镇州隆兴寺阁》等诗想象奇特，有唐人豪迈之风；《和饮酒》《采菊图》等闲适冲淡，有陶渊明和王孟风味；《金太子允公墨竹》《陈氏庄》等则是挽金悼宋之作，情感深沉悲哀。而对七律偏爱有加的李蓑却没有选刘因七律，这是因为刘因在七律中好学宋人发议论。其他入选的北方诗人，如王恽、卢挚、杜瑛等，他们普遍推崇元好问，诗风近唐。元前期由宋入元的南方诗人是一个庞大群体，但入选诗人寥寥无几，选诗数量也远远少于北方，仅录赵孟頫 14 首、陈孚 13 首、宋无 4 首、戴表元 1 首。南方诗人在时间上入元更短、在地域上离南宋更近，其中理学家甚夥，更有方回这类力主江西的诗人，被认为是宋诗在元代的传人，故难入李蓑法眼。而被《元艺圃集》选入的少数南方诗人，则多有"叛离"宋诗的倾向。赵孟頫以南宋宗室身份仕于元，打破南北诗坛界限，论诗尚古，戴表元评其诗云："古诗沈涵鲍谢，其余诸作，犹傲睨高适、李翱。"[22]故王运熙、顾易生将其归为"宗唐抑宋"一派。[23]1044陈孚诗情感色彩浓厚，重视形象和意境，所选《铜雀台》《鄂渚晚眺》《居庸叠翠》《湖上感旧》等即为典型代表。宋无极力主张学习晚唐，其七言古诗纯学李贺和温庭筠，所选《公莫舞》《乌夜啼》等完全是对李贺的模仿。戴表元力变宋季余习，其入选的《湖上赠歌者》与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从形式到内容均极为相似。综上，李蓑对元前期诗人诗作的收录较为谨慎，其取舍标准大致如下：多取北方诗人，舍南方诗人；多取文人诗人，舍理学家诗人；多取宗唐诗人，舍学宋诗人。

元中后期的诗，颇受李蓑青睐。延祐到至顺，社会承平日久，科举复开，元诗繁荣发展，诗坛出现"盛世之音"，欧阳玄云："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宋金季世之

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江西士之京师者，其诗亦尽弃其旧习焉。”[24]整个文坛已形成基本一致的宗唐风气，《元艺圃集》对此时诗作选录甚多，主要收录诗人有虞集、范梈、揭溪斯、黄溍、欧阳玄、马祖常等。以“元诗四大家”之首的虞集观之，《元艺圃集》收其诗 45 首，仅次于元好问和刘因。虞集是当时文坛宗唐师古风尚的代表，他认为诗盛于汉魏，齐备于诸谢，到唐达到鼎盛，以李杜为正宗，宋不逮唐，以至于衰陋，所以他提倡宗唐宗古。[25]顾嗣立指出：“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26]虞集的诗风在普遍学习唐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其入选的七古《子昂墨竹》云：“黄金错刀交屈铁，太阴作雨山石裂。蛟龙起陆真宰愁，云暗苍梧泣湘血”，有李贺之险怪；五律《吹笛图》《云岩楼观》等则有王维的韵致；七律《挽文山丞相》《送袁伯长扈从上京》等学杜诗的法度与精神；绝句《宣和墨竹寒雀》《听雨》等诗绰有盛唐气象。元统到至正时期，元诗进入多元化时代，“有元之文，其季弥盛。”[17]1394宗唐风气呈现出新变特点。此时大量诗人被选入《元艺圃集》：如萨都拉、杨维桢、张翥、李孝光、倪瓒、傅若金、贯云石、泰不华、许有壬、余阙、丁鹤年、迺贤、成廷珪等，他们的诗作都或多或少染有唐诗风韵。萨都拉入选 35 首，他虽为回族诗人，但诗学根植“三李”，杨镰《元诗史》指出：“萨都拉诗无疑是宗唐的典范。”[27]140所入选《宫词》《秋词》《西宫即事》等诗颇有温李风格。杨维桢个性狷狂，创造出元代诗坛独一无二的“铁崖体”，论诗批评晚唐季宋，取法盛唐与汉魏。他遍学唐人，入选的《鸿门宴》极尽艺术想象和夸张之能事，与李贺《公莫舞歌》如出一人；《大人词》《题青莲居士像》《赋海涉》等诗，有李白古体之风采；《卖盐妇》等诗有白居易新乐府的影子。此时入选的其他诗作，如贯云石《君山行》，张翥《重赋明山歌送胥氏有仪还武昌》《萤苑曲》，成廷珪《述怀》《闻张仲举夜宿寒桥》，黄清老《登岸书所见寄魏亨道》《赠汪玉成》，都有明显的唐诗痕迹，在此不细述。

此外，对于某些身份相似、齐名并称的诗人，因为诗作风格不同，李蓑都作了细致取舍。仇远与白珽均为宋末元初有隐逸经历和遗民情怀的诗人，以诗名并称为“仇白”。仇远推崇陈与义、杜甫，论诗尚用典：“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读书之过耳。”[28]杨镰认为他的诗“在江西派和江湖派之间。”[27]370白珽与戴表元交好，论诗推崇杜甫，他悠游于江南名山胜水间，诗歌清新自然，多山水佳构。李蓑未选仇诗，收白珽组诗《湖居杂兴》，这组绝句写得清新可喜，意境悠远，表现出自然闲适的文人情怀。柳贯与黄溍既是同乡，又以诗文齐名，时人称之“黄柳”，黄溍一生都信服宗唐得古的诗学观念，洗净宋诗熏染，他论诗“又或专师韦应物、柳宗元或专师温庭筠、李商隐。”[23]1026柳贯虽然论诗推崇李杜，但创作实践受江西诗派影响，其诗好发议论，古硬奇险，邓绍基评价说：“作为一个诗人，柳贯……这种明显受到江西诗派影响的诗风，在当时已不成为‘时尚’。”[29]故李蓑收黄诗 10 首，但不收柳诗。通过这两组关系的细微比较，足可见李蓑选诗的一丝不苟，其宗唐复古的良苦用心可窥一二。

四、余论

诗学观念之构建往往通过编选诗集来实现，在复古派的推动下，明代出现唐诗选本的编刻热潮。李蓑则另辟蹊径，以元诗为载体来实现其宗唐主张。只有把《元艺圃集》放到明代复古思潮的大环境中才能考察出其本质与合理性，把握其文学审美价值和文学批评价值。然而，李蓑编选复古诗歌谱系之外的作品，尽管最终的指向是复古，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却也解构了复古的神话。关于元诗和元诗选本的研究历来很少，《元艺圃集》自问世以来少有问津者。但作为明人编纂的元诗选本，《元艺圃集》为研究元诗提供了新角度，亦折射出明人对元诗的接受情况，以及明代的诗学思想和学术氛围。

［参考文献］

［1］陈文烛．五岳山人尺牍：卷 8［A］．明万历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2］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307．

［3］李蓑．李子田诗集［A］．张嘉谋，整理．民国十二年刻本．开封：河南大学图书馆藏．

[4]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5]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319.
[6] 李蓑. 花草粹编叙［M］//陈耀文. 花草粹编.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7] 舒曰敬. 六李集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14 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6：7.
[8] 孙灏. 河南通志：卷 65［M］//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 第 296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45.
[9] 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M］. 黄君坦，校点.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0] 李蓑. 黄谷譝谈［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第 103 册. 济南：齐鲁书社. 1995.
[11] 国立中央图书馆.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M］. 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4：484.
[12] 吴之振，吕留良，等. 宋诗钞［M］. 北京：中华书局，1986：3.
[13] 于敏中，彭元瑞，等. 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M］. 徐德明，标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03.
[14] 阮元. 文选楼藏书记［M］. 王爱亭，赵嫄，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13.
[15] 傅增湘. 藏园群书经眼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09：1290.
[16] 陈国球. 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5.
[17] 顾嗣立. 元诗选初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18] 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 第 321 册［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9] 周亮工. 因树屋书影［M］. 张朝富，点校.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59.
[20] 李东阳. 怀麓堂诗话校释［M］. 李庆立，校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3.
[21] 元好问. 元遗山诗集笺注［M］. 施国祁，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2] 赵孟頫. 松雪斋集［M］. 黄天美，校.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356.
[23] 王运熙，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4] 欧阳玄. 圭斋文集：卷 8［M］//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 第 149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64.
[25] 虞集. 虞集全集［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590－591.
[26] 顾嗣立. 寒厅诗话［M］//张寅彭，杨焄. 清诗话全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4530－4531.
[27] 杨镰. 元诗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8] 仇远. 读陈去非集［M］//顾嗣立. 元诗选二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7：38.
[29] 邓绍基. 元代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65.